荀子集解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 舉爲標首所以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倞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

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内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内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内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卽爾雅本文葢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鶚氏著論深是高說以爲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内此天子内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内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門卽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採其說存之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卽袞冕也葢取其龍則謂之袞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

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爲韠而載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爲介 相見謂於郄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爲上擯出會則以卿爲上介也

以其教出畢行 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王念孫曰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當爲出言必義律習容而後出也[illegible]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illegible]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illegible]

[illegible]皆其說也楊說皆失之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會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遣之也衞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引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郝懿行曰士即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斷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爲摯如魯哀公執摯於周豐也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盧文弨曰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詩曰物其指矣唯

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者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爲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爲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以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偁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偁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

舜曰彼援道經皆不偁書兪樾曰此卽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而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纇皐陶也失之矣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塡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太塡作大眞古今人表作大塡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鈙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卽檀弓五十不致毀也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勖率鄭云勖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嵩燾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梱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湯注誤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郝懿行曰此出曾子立事篇皆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肵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

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處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處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文弨曰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郝懿行曰處讀為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為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處當為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又賺猶詞詩理仁為釋不虞仁美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闕誤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

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說耳[illegible]君斷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揚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爲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

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知死則襚唅○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賵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讓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焉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

弔者在閭下鄉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賀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弟三策○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發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郝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

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獲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寧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

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怨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王念孫曰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本誤作設字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讌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

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寧　和樂之聲此言所佩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
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
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
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
論篇禮論篇樂論篇皆作鸞可以為證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
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
也言之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為
出說見上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
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
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
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
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
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
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
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
子之謹遊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

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賦佸姞文王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巂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

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 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爲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證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衞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

昧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爲惡也。俞樾曰交讀爲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孼也薉與穢同孼妖孼言終爲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加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請敎道之也十或爲七也
○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
客則作七敎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
以禮運之十義
爲十敎失之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
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棨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
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天
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
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
問遂亡人好獨以喩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
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
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頤煊曰遂當作隧晏子春秋內
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當作隊隊墜古今字先謙
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子作
墜乃誤文洪
據以爲說非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
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
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
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
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廢

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㫁處分段竝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爲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人采地與新有昏朞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賡賡之爲言庚也庚然剛强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

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
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是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
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
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輕物者不求助
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氏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
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爲纍纍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
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
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何異幾讀爲豈。陳奐曰案靡累也
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

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賤聰譌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楊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䀹說文目部䀹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䀹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督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敄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曰舉牟光卽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貪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

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爲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圃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兪樾曰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不得賈還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斂字之誤施當爲杝古同聲叚借字也杝卽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杝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杝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杝落也冢卿不脩斂杝謂籬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爲非當從今本**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

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楊注失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 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多積財而羞無有 羞貧 重民任而誅不能 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先謙案重民任謂虐使之 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 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幽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illegible]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illegible]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衡也 衡道。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上好富

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不調適說見天論篇　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　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也　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仕

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藝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眞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藝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眞入天府而求之也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則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卽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弨曰貳當作藝聲之誤也卽六經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是次皆學而不措也無留善有善卽行無留滯無宿問當時卽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君子

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楊說非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穫。盧文弨曰隘窮即阸窮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傍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傍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鎊字書無攷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假借爲絪絪又譌爲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絪馮如淳曰絪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兪樾曰郝王之說塙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絪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

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爲之解似違蓋闕之義余遂曰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

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先謙案而益者之誤四句一例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異者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彼繫而乃居畔半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此言益有出於古矣

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過故行不能副也

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怍誠言者貌言若誠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

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矯煣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轂與輻也言煣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

蚤讀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剌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煣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

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爲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爲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盧文弨曰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麋醢作鹿醢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漸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爲美或爲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后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盧文弨曰案厥同橛說文橛門梱也梱門橛也荀子以厥爲橛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

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據盧說則厭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鍐蔚贈杖爲天子賓作爲天下寶敘𠬝數說不簡所稱共知轉讀於義爲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爲天下列士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王念孫曰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郉校蛛闕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剛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羣書言字或作音譌脩辭譖雖作皆善題之因脫其半而爲立臻鍒臻言孫今衍林與言之議篇作有立所揚曲爲之說非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告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君子

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郝懿行曰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息）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

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壙巨壟臯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盧文弨曰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爲顚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甗者矣列子嵮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臯猶高也言臯辭在上也嵮卽顚字顚俗作巔因又作嵮耳鬲鬲屬也圜而弇上此皆言巨壟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臯如蓋若覆夏屋者嵮如蓋若防者露標顯也列子天瑞篇作墳如墳大防也鬲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注竝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睪如也宰如也睪卽臯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睪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睪爲宰矣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睪如也王肅曰睪高貌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郝懿行曰休息一耳此別之者亦猶檀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須死而後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歎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用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不以於汙上自旣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俞樾曰下文云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傅下疑有闕文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肆意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

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卿士○郝懿行曰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然後可以任事也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指鄉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選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為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為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為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郝懿行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異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國君十五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是古法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也而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雖說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

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盧文弨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為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齎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郝懿行曰嗛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歉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嗛與歉古字通荀書多以嗛為歉楊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嗛為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閒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衍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閒言聞之久矣。盧文弨曰案柳下惠一條不常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閒言素行爲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盧文弨曰蚤者叉字之叚借叉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郝懿行曰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叉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楊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愼取友。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亡

○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友有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即友矣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弨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楊注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爲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狙伺也姐子野反僈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僈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盧文弨曰僈與懦同從宋本悍戇好鬬似勇而非悍兇戾也戇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

之道也○盧文弨曰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

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散[illegible]省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卽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踳矣楊說失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

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盧文弨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龔本同元刻汪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區蘸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匸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匸蓋不言匸與區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此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鄒欽行曰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常為言形近之譌楊注說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匸注引漢儒林傳疑者匸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匸蓋以音同借

爲區蓋耳楊注非非是漢書注蘇林曰巨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巨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注以蓋爲發語之辭亦非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安事智者。盧文弨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甑爲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窳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裴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汙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甌窶蓋同也窶力侯反污烏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文弨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

甄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嬬鮭覩穢鱹鰺見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鱉鰊覩之蘸王念孫曰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爲洎周官士師以其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即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相似故洎誤爲泔耳醃醢䤈𩞄䐁䐹麯䵃䅘騂奧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奧爲鬱是也釋名曰腝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腝即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鬱釋奧則可讀奧爲宛鬱則不可

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先謙案曾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而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偏念自傷楊注未得其義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

辨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聽察其辨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刀反○俞樾曰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爲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楛也○先謙案而當訓爲如通用字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先謙案容受也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爲與○盧文弨曰唯元刻作雖王念孫曰唯即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

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謝本從盧校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 浮蝣渠略朝生夕死盡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蝣輩也。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敓脫汪中曰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 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涖牲曰盟詛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弟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先謙集解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盧文弨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盧文弨曰據注則撫乃憮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

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

春秋傳曰使圖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盧文弨曰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嫚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已止卽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

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殫竭單或為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殫元刻作或為憚與家語同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為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為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邪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韓觀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

用此之謂也膺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泰族篇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虛說是也說文夌夌徲也其字本作夌則非謂丘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藏騬脩樸登卝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

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盧文弨曰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叚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雖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爲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竝

同

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盧文弨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譌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爲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爲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楊讀洸爲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illegible]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說文洸水涌光也作洸洸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呹䬃呹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䬃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鄰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呹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呹字故借佚爲之耳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爲注量謂阬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阬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

盈不

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淸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肬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盧文弨曰家語在戹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盧文弨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逄誤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

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爲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盧文弨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郎反語也索言蕭索郎言郎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阨子路慍恚故作隱語發其志意楊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

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也亦所以居主

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

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𢇍字之誤也。說文𢇍，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𢇍爲古文絕，而此文以𢇍絕竝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𢇍絕竝用同例。今本𢇍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

言舊曾說，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讀爲當[illegible][illegible]言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嘗失之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〻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覞旐麗斂齧劂湔 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限𢇛見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〇盧文弨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

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叚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未得叚借之旨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要皆有也字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即同說見釋詞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盧文弨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弨曰有讀爲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弨曰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騈併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與讀爲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盧文弨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卽疑聊之譌此云教予疑是飲予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欺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盧文弨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郝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襜襜裾與襜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昔者江出於崏山其始出

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泭韋昭曰方竝也編木爲泭說苑作方舟方泭也詩曰方之舟之。盧文弨曰注設泭舊本作投泭今據書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盧文弨曰今說苑作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充盈猛厲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作愼於言者不華愼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譁之省文兩奮字皆昚字之誤乃古文愼字也昚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

氏據誤本作注非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

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弨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顧千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眾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弨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雝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弨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盧文弨曰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俞樾曰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櫓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蹷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蹷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蹷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叚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

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校栗上有縝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同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橈勇也雖摧折而不橈屈似勇者瑕適竝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

玉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爲謫[illegible]以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illegible]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illegible]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illegible]讀適爲[illegible]謂適之適失之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爲人所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揚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

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問於人○郝懿行曰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盧文弨曰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尚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竝有砥礪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顧千里曰盧文弨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盧文弨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

帶也搢笏於紳者也。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盧辯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葱韮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葷此下文黼衣黻裳者不茹葷資衰苴杖者不聽樂二喻正同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色當爲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瘉也爲有瘉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瘉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失其義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倀倀失據也。盧文弨曰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懿行曰大戴記勤作動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外傳作動作曰選擇於物不知所

貴不知可貴重者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郝懿行曰如大戴記韓詩外傳俱作而而如古通用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盧文弨曰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訓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楊後說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謂言有所執守也。郝懿行曰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說下多有缺略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此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曰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不謬妄注非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所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郝懿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

行不差忒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郝懿行曰猶然卽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偕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郝懿行曰楊注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榦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眞所謂漸近自然也）富有天下

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之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盧文弨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楊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死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爲苑又轉而爲蘊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爲字誤且考工記云眡其鑽空欲其惌也臨賺鄭司農注惌讀爲宛彼北林之宛韞此卽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韞丘卽宛丘此卽苑蘊相借之例也蘊與韞音義同如大戴記作韞爲匹夫而願富句貴爲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

區分○郝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爲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釋

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諄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諄諄亂也言聖人治于萬物錯雜膠膠諄諄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諄之旬反○郝懿行曰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肫聲之相借耳注並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意○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緜緜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司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彌綜毖如詿瑕体識楊注失之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

不知者也○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淡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郝懿行曰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鉤故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麤衣而縶領盭之訓爲曲紃此句領矣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

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盧文弨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篇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詳見淮南人間篇君昧爽而櫛冠昧闇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勢則勢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勢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爲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盧文弨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郝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卽虛列之謂蓋者苫也言故虛羅列其閒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興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

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茹葷
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
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
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
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之人
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盧文弨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
鉗下作無取啍啍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
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弨曰住末舊作諄諄倫也說今訂正郝懿行曰詌蓋讒字說苑尊賢
篇作拑是也拑訓脅持家語五儀解作鉗亦假借字耳口啍家語作啍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詌作佞口啍作口讒恐
亦讒字當作口鑱鑱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楊茫引作口教敘銳蓋以音近故讒耳其引說苑無取拑下脫去數字遂不

可讀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詌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捷者必兼人不可爲法也口叡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驁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盧文弨曰口叡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郝懿行曰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譌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驁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拑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爲又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愨則仇讎可用不信愨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爲伸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文弨曰案家語顏回篇作

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先謙案善馭當爲馭善倒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俞樾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靷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爲促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

韓詩外傳同當據補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卽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

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文弨曰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

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

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賁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

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

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

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

巫臣楚申邑大夫也

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

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蘬音巨追切此讀詡鬼切即仲虺也如螝字從鬼聲而音爲潰韓非說林下篇蟲有螝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螝亦古之虺字即其例也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皆作擇而俱無得疑一者存一句疑卽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仲虺之誥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王念孫曰振救也[illegible]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illegible]楊注於義未該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傅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遇事以身先人故其傅以爲美德而周公以爲爭楊云好自務其用語未晰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

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寠小也寠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郝懿行曰寠者貧也寠之爲言局也釋名云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楊倞傳謂寠數不容鼠穴其爲局小可知滑稽傳云甌寠滿篝甌寠亦狹小之言耳王念孫曰楊分寠小爲二義非也寠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寠小也韓子詭使篇悖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寠言世人皆尙詐僞故見悖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寠小也釋名曰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圓象寠數者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案在盆下謂之寠數本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僂寠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寠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尙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弨曰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人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七所應得之分云耳俞樾曰楊注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曰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爲問也。王念孫曰聞即問字也[illegible]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

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上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謙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緣上下文者字而誤衍**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盧文弨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愼篇無**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

之心故厚爲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人然故士至者然故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故連文是其證也楊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卽因此矣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盧文弨曰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語曰縉巳之封人縉與鄫同鄫巳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鄫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縉卽鄫鄫國

奴姓在東海漢志繒縣屬東海郡是也繒臣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竝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皆別有依據發者循語日卽也進成文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盧文弨曰瘉與愈同元刻卽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抇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悳悳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悳

字作悳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悳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悳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悳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己之諫也○盧文弨曰諸御己舊本譌作諸鄉己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郎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郎閔馬父係魯雖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弨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盧文弨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帝王

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强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二十三篇誤也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弨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談當從風俗通作

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盧文弨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弨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弨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

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盧文弨曰案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

可爲貫溺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